

资深编辑胡嘉廷

程望槐



连(武义人)任戏剧编辑,小说、散文编辑有老将石志明(后任《江南》杂志主编)、新人赵征(东阳人)、李小林(著名作家巴金先生的女儿)和他。此外,还有两个工农兵毕业生:杭大的诗人陈继光和复旦的骆士全,后来又借用了鄞县的农民作家金学种。

胡嘉廷回忆了编辑生涯中的第一位老师就是《浙江文艺》小说组的老编辑石志明。他比胡嘉廷大20岁,福建人,快人快语,大胆果敢。是他教会了胡嘉廷,做编辑要有胆魄,甘于奉献,要耐得住寂寞,手头要有一点硬功夫。

胡嘉廷回忆1977年5月至1978年2月,曾与巴金前辈的女儿李小林同任《浙江文艺》小说散文组编辑,在同一间大办公室,工作了半年多时间。她话不多,气质好,一口上海话,字正腔圆,看稿子很有眼光。

胡嘉廷时刻铭记甘为人梯,甘做园丁,甘当蜡烛,甘于奉献。这一编辑准则,把它奉为圭臬,把自己的人生体验、知识与智慧,都用于编辑生涯,恪守了一辈子。

胡嘉廷的第二位编辑老师是《群众演唱》《文化娱乐》主编裘金康,杭大中文系的师兄。1978年,胡嘉廷从《浙江文艺》编辑部调到《群众演唱》(后来改为《文化娱乐》)编辑部,分担故事、知识小品、娱乐园地三大版块。在主编裘金康的特许和激励下,胡嘉廷还在谜坛下了一系列妙棋,许多谜友夸赞他是谜坛伯乐、谜友知音。在1980年元月《文化娱乐》创刊号上,胡嘉廷编发了柯国臻先生的《灯谜小史》。胡嘉廷在《文化娱乐》搭起了谜坛点将台,评出最佳谜手5人、最佳灯谜30条,并隆重推出虎将佳谜录栏目,遴选出57位虎将。《文化娱乐》改刊后,在全国的发行量月月攀升,很快就达到30多万册,曾与上海的《文化与生活》杂志并驾齐驱,被誉为文化双塔。

胡嘉廷的第三位编辑老师是朱秋枫。朱秋枫于1979年重新回归《群众演唱》编辑部,担任编辑(后任副主编),分管的曲艺评书专栏,比较冷僻,他却甘之如饴,一丝不苟。从他身上,胡嘉廷学到了真诚、负责、宽容和厚重。1984年10月,胡嘉廷调任《东方青年》杂志社总编助理。不久后,朱秋枫调任艺术研究所《戏文》杂志主编,为培养浙江的剧作家,为浙江民间文学特别是戏曲的传承发展作出重大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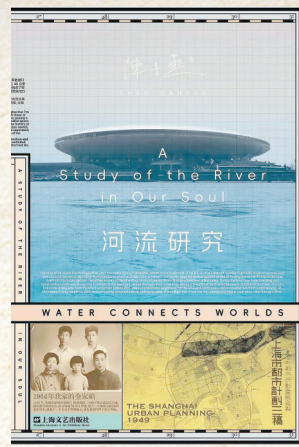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,胡嘉廷在编辑生涯中继续开拓进取,屡创佳绩。经共青团浙江省委批准,1984年11月成立了第一家全国性硬笔书法艺术团体——中华青年钢笔书法协会(1988年更名为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)。第一届理事会由姜东舒(著名书法家)、陈岳军(团省委主持工作副书记)任会长。1985年5月,胡嘉廷主编的《中国钢笔书法》(第一本硬笔书法学术期刊)创刊了。创刊第三天,《中国钢笔书法》编委会得到时任省委书记王芳的连声夸赞。1987年2月,中华青年钢笔书法协会组织老山前线慰问团慰问前方将士,时任团省委书记茅临生为团长,胡嘉廷为副团长。

胡嘉廷以文会友,结识了很多知心朋友。鲁光是他最尊敬的永康籍作家、记者,当时担任中国体育报社社长,他写的盛赞中国女排的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风靡天下。胡嘉廷多次赴京出差,到他家里,吃他亲手炒制的永康粉干,共享家乡的味道。

胡嘉廷,一位客居他乡的永康游子,一位驰骋浙江文坛的文艺多面手,对家乡永康,对生养之地赤川自然村永怀感恩之心、眷恋之情,他曾用过赤川、赤岩、青岩等笔名,蕴含着浓浓的乡愁。他时刻不忘回报家乡。为了编修谱志,他极力邀请同村的郎震邦(浙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,兼任浙江民进省直出版支部主委)参加赤川胡氏宗谱的编修。为了书写亭联,他恳请著名书法家、同年哥好友刘惠浦(贵州省美术出版社社长)惠赐墨宝。

对自己的评价,胡嘉廷谦虚地说:我只是个编辑,干实事的编辑,一辈子与杂志打交道,到处种花植树,砌文码字,播仁植义。如果要称家的话,只能是个作家,小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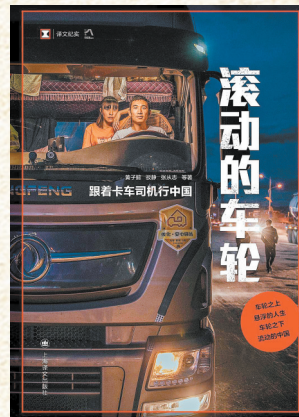
好书推荐



《河流研究》

一条江,如何决定一座城的气质?《河流研究》从黄浦江出发,走向伦敦等世界港口城市的水岸。在作者陈丹燕笔下,河流是一种缓慢、坚定、持续影响着城市气质的文明力量。同时,黄浦江不仅是城市的地理符号,更成为承载情感的精神家园。

本书凝结作者20余年田野调查与城市实践经验,既写消失的河汊、旧港的光影,也写公共空间如何被争取、被保护、被立法确认。《河流研究》并非简单的地理科普或历史专著,而是一部融合个人记忆、家族历史、城市变迁与世界港口城市比较的跨界之作。从一次人大代表的黄浦江公共空间调研出发,陈丹燕将理性的城市考察转化为充满温度的文学书写,以黄浦江为线索,串联起上海的百年变迁,更将视野延伸至世界各大港口城市,在跨文化的对照中,探寻河流与城市、与人类灵魂的深层联结。



《滚动的车轮》

车轮之上,悬浮的人生;车轮之下,流动的中国。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经济体里,卡车司机的作用举足轻重。2025年前三季度,14亿人的生产生活催生出432.5亿吨的货运量,有近四分之三都由他们在公路上完成。但与在城市里奔跑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员相比,卡车司机是极度隐匿的。他们被焊在流动的小空间里,穿梭在高速、丘陵和城乡的交界,生活也被公里数和发车时间精准切割为若干个节点。

2019年起,作者黄子懿等奔赴各地跟车采访,与卡车司机们同行同吃住。5年累积下的近20个故事中,内容涵盖了忙碌的珠三角快递线、山陕运煤线等。作者还希望借此讲述这个经济流通环节的基石性行业,进而勾勒出背后的产业图景变迁。更为重要的是,去了解卡车那看似冰冷彪悍的外壳里面,又有哪些属于个体的真实喜怒哀乐。滚动的人生,没有终点,只有下一个服务区。

融媒记者 王伟津 整理

偷偷摸摸借粮

胡兴进

在这个家家有肉吃、瓜果蔬菜满桌的社会,有谁听说过有人需要借粮填肚,有谁听说借粮食还得偷偷摸摸?需要趁周围邻居家不注意,夜深人静去,半夜三更回。而我就亲眼见到了这一幕。

想那时,自然灾害后期,我们家已是家徒四壁,一粒粮食都没有,全家人眼睁睁地干饿着。爸妈更着急,有嗷嗷待哺的女儿张着嘴呢。

还好,我大姑妈、三姑姑家,他们虽然也不是很富裕,但一直从事制作和买卖面条,多少有点富余。那时

候,有点富余粮食也不敢向亲友出借,怕人家说他有富余粮食可出借,取消他们应分得的粮食。

那天晚上,天特别黑,外面没有光亮,周围邻居也都入睡了。我爸才偷偷动身,到亲戚家去借粮。而我和妈妈则静静地在家守候,妈妈在煤油灯下做着针线活,而我坐在一旁陪着她。我想着爸爸外出借粮路上的种种情景,天这么黑而且山路崎岖,不知道路上会不会摔跤、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而妈妈也是一边做针线活,不时抬头向外张望,侧耳倾听外面动

静,想必妈妈也忐忑不安,路上是否安全、能否借到粮食。后来,我都坐不住了,一直呵欠连天。不知过了多久,外面响起熟悉的脚步声,我看到妈妈赶忙放下手里的针线,脸上如释重负,迎出门去。我也一下子醒了,急忙跟上,只见爸爸挑回了一些玉米,虽然难掩路上的疲惫之色,但是脸上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第二天,我妈就把这些玉米磨成了粉,烧成玉米糊。我们全家就靠着这借来的宝贵粮食熬过了艰难的时刻,度过了饥荒。